

美国历年获奖科幻读物丛书

# 走出地狱



美国桥出版公司版权提供  
辽宁画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 走出地狱

(美) 阿伦 J. M. 史密斯 等著  
张晓丹 等译  
刘世同 崔丽杰 校

辽宁画报出版社

版权合同登记 图字 06—1998—16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出地狱/(美)史密斯等著;张晓丹译. —沈阳:辽宁画报出版社,1998.2

(美国获奖科幻读物丛书)

ISBN 7-80601-214-1

I . 走… II . ①史… ②张… III . 科学幻想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4518 号

WRITERS OF FUTURE VOL. 7

©1991 BRIDGE PUBLICATIONS, INC.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8 Liaoning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ridge Publications, Inc. and Author Services, Inc. through Copyright Agency of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

本书经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代理,由美国桥出版公司正式授权独家出版。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辽宁画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皇姑区宁山中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1003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241 千字 印张:11.875

印数:1—10 000 册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责任编辑:邢和明

责任校对:大 可

封面设计:冯守哲

版式设计:和 明

---

· 定价:19.80 元

## 编者的话

“美国历年获奖科幻读物系列”丛书共十三集，现已由我社编译出版。

这些科幻读物选自美国历年评选出的获奖作品，有着全新的科学知识、大胆的幻想、新奇的构思、曲折的情节及与之相配的插图。

它们不仅反映了当代美国人民对科学和未来的探求，同时也反映了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作者的鲜明爱憎。

这些读物代表了近年美国科幻读物的最高水平，因而深受美国读者的欢迎。为了在我国青少年中提倡学科学爱科学的意识，我们出版了这套丛书。相信读者会从中得到知识、有所启发、有所钻研、有所成就。

# 目 录

---

- 乔吉** ..... 詹姆士·C. 格拉斯著 王永志译 (1)
- 一个管子工的故事**
- ..... 梅里特·西弗森著 朱晓宁 译 (27)
- 关于艺术与科学之间关系的十七篇短文**
- ..... 迈克尔·C. 伯茨著 马鸿 译 (64)
- 接力赛** ..... 米歇尔·里维恩著 孙鹤 译 (79)
- 希望和梦想** .....
- ..... 马克·安德鲁·加兰著著 张晓丹 译 (118)
- 潘朵拉的盒子 2055 年**
- ..... 大卫·哈斯特著 吴景华 译 (138)
- 奥斯威辛的垃圾工**
- ..... 巴利·H. 雷诺兹著 王永志 译 (167)
- 走出地狱** .....
- ..... 阿伦J. M. 史密斯著 张晓丹 译 (193)
- 依莱娜的女儿** .....
- ..... 特里·特伯尔著 黄丽娟 译 (229)
- 突袭黄金角** .....
- ..... 唐·塞特里著 朱晓宁 译 (249)
- 恳求怜悯** .....
- ..... 奥茨文德·贝尔纳德著 马 鸿 译 (258)

**平衡的生态** .....

..... 威廉姆·埃斯莱克著 黄丽娟 译 (285)

**狂喜的眼泪** .....

..... 罗斯·韦斯特卡德著 张欲晓 译 (307)

**乌鸦的诅咒**

..... 迈克尔·佩恩著 王弘光 张欲晓 译 (340)

# 乔 吉

詹姆士·C. 格拉斯

王永志译

## 作者简介

詹姆士·C·格拉斯，53岁，斯波坦东华盛顿大学科学数学分院主任。50年代，他首次接触到科幻小说，并自编了一本业余科幻杂志。此后，他上了大学，并于航天工业部门工作数年后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大约六年前，他这种写作的欲望已经由一种渴望转化成了一腔激情。从此，他持之以恒地在这一领域耕耘着，终于取得了累累硕果。一篇作品为《土著》杂志所接受，另一篇发表在一份文艺刊物上。当然，《乔吉》是大家评价最高的一部。

格拉斯有四个孩子及一个养子，现均已独立。他的妻子是斯波坦大学的一名疗养治疗师，同格拉斯一样，她也是个科幻小说迷。

## 插图作者简介

托马斯·丹马克，21岁。在军队中接受的大学教育，最近刚刚退出义务役。现居于加利福尼亚，正准备进入圣弗朗西斯科的美术专科学校学习。他期望将来能成为一名职业插图作家。

在我们写下这段文字时，他已应召返回现役部队，正在俄克拉荷马州的希尔堡接受赴海湾参战前的高级训练。这里，我们衷心地祝福他。

一场来自北达科他州的暴风雪正从西南袭向这里。天空一片乳白，雪花飞旋着飘落在法果城黑暗的街道上。这时，奥的斯·博茨瓦克正发疯般地寻找着生活必需品：食物，暖和的衣物或用来包住脚、头和手的破布，罐子以及其他器皿，和任何能够燃烧的东西。早上妈妈已经出去转了一圈，并带回了满满一篮子旧报纸，好让那只油桶做的炉子再烧上一夜来帮助他们抵御严寒。现在，他离他的妈妈，艾尔夫和其他的人，离第二街大桥下那个称之为家的板条包装箱有八个街区之遥。他企盼的一切就是能再暖和些。在这北达科他州的暴风雪中，他走不上两个街区就会被冻死的。时间正在分分秒秒地飞快流逝着。

在百老汇大街熟食店后有两个垃圾箱，奥的斯正用僵硬的手指在一个里面摸索着。当他过于弯下身子时，一阵巨痛刺透了他那患有风湿的驼背。他找到一只破盒子，里面有半盒走了味的饼干，还发现了一块冻得僵硬的、挂满了白霜和绿毛的奶酪，还有一块颜色奇怪的肉，显然是因为放得太久而变成了黑色。他把这些一天中最初的收获放进背包，然后走向了第二个垃圾箱。虽然这个箱子紧紧关着，但并未上锁。他费力地举起箱盖，翘起脚，向内望去。结果却大吃一惊。

垃圾箱里，有个人正躺在一堆腐臭的垃圾上，双手捂着肚子，蜷着身子呻吟着。

“喂，你不能待在这儿。暴风雪就要来了，躺在这么潮湿的地方你会被冻死的。来，抓住我的手，出来。”

一头挂着水晶的金色头发盖住了那人满是皱纹的面孔。他转过身，睁开双眼望着奥的斯，然后从身子下面抽出一把车库门钥匙状的东西指着奥的斯，说道：“走开——我受伤了。”

奥的斯向后退了一步，但还是伸出双手，“抓住了，就在不远，我有个暖和点的地方。除非你想死在这儿，否则就快点拿个主意吧，暴风雪就要来了。”

那人静静地思考一下，放下了那把车库门钥匙状的东西，并把它塞进身边那只破烂不堪的背包。就这么一动，他又发出一声呻吟。

“你病了？”

那人一只手捂住自己的腹部，带着很重的口音低声说：“饥饿——吃了东西——不合适——落在这儿——想睡觉。”

“妈妈有种茶专治这病，就几个街区远，我们得快点。”奥的斯抓住了他伸出的手，一双同他自己一样寒冷的双手。当奥的斯拉着他站起来时，脸上泛起一片痛苦的神色。那人紧紧地抱着背包，自己迈出了垃圾箱。他双脚刚一落地就痛得直不起腰来。奥的斯搂住他，两人顶着飞旋的雪花，蹒跚地走向八个街区以外的那座第二街大桥。来往车辆中的人都盯着他们，他们的眼光仿佛在说：“瞧，两个醉鬼又早早地喝完了一天的酒。”

两人爬到桥下的堤岸上，一个矮胖的，满脸皱纹的黑人老太太正在那油桶炉子上烤着手。她从头到脚都裹着破衣烂衫，一件长长的外衣使她看起来就像是个肮脏的雪球。当奥的斯他们走过来时，她摇摇晃晃地离开炉火走向他们。

“你把谁带到这儿来了，奥的斯？”她用刺耳的声音大声问，“你又找到了一个社会的弃儿吗？”

“他病了，妈妈，他吃了腐烂的东西。”

“是吗，马上把他扶到这儿来，听见没有？这可怜的家伙。”

奥的斯扶着那个人来到火炉旁一块裂开的水泥块边上，让他坐在上面，稳稳地扶着他。妈妈那粗短却温柔的手指掠过他的脸庞，检查着他的眼睛。当她将一只手轻轻地放在他的胃部时，那人尖声叫了起来，不由地弯下腰，倒在奥的斯的臂弯中。

“糟糕，”妈妈说，“他中毒了。现在得让他把东西都吐出来。”她拖着一只脚走向那座倚着桥的扶壁搭起来、装满了卡片与破布的小木屋，从挂着毯子的小门钻了进去。“奥的斯，你快在炉子上烧点水，那个人不能喝冷茶。”

奥的斯将一个铁筛子放在油桶上，并设法用一只平底锅烧开一些水。一会儿，妈妈回来了，拿着一只锡瓶，里面装着一些黄色的粉末，间杂着星星点点的蓝色与红色。当奥的斯认出这剂药时，睁大眼睛望着妈妈。但她却把一只杯子放在他手中，“快点让他把东西吐出来，奥的斯，你应当知道该怎么做。”

他冲了茶，给这个半昏迷的人硬灌了下去。他每喝一小口，便露出一副苦相。妈妈不断地拍着他的额头，“快点，家伙，我们正尽力救你的命。对于我们这种人，是没有医院可言的。把它都喝了。”

片刻之后，那人突然瞪大了眼睛，猛地挣脱了奥的斯的束缚，一下子将胃中所有的东西都吐在桥下那破裂的水泥地

上。

“我已经有个地方了，他可以和我待在一块。”奥的斯说。

妈妈咧着一张牙齿都掉光了的嘴，微笑着说：“还是我来照顾他吧，你对此可一窍不通。”边说还边得意地瞅着自己。

“别勉强了，妈妈，还是别和你在一块挤了。其他人都在哪儿？”

“可能为了拿到二十五美分出去杀人了吧。但贾森在，艾尔夫正护着他。杰克又来找他的麻烦。这个皮包骨头的恶棍，但他肯定怕那只狗。”

奥的斯扶着那人站起来，走向他住的那个巨大的板条包装箱。它正对着妈妈的小屋，也背靠着护壁。当他们走近时，从板条箱里传来一声低沉的，充满威胁的吼声。

“艾尔夫，闭嘴。我回来了，并带回一个朋友。他病得厉害。”奥的斯推开了遮在小小的入口处的毯子，把那个人拉了进来。板条箱里面放着一堆睡袋和旧毯子，一支飘摇的烛光映着这里，愈发地显出几分黯淡。角落里，一个羸弱的少年直挺挺地坐在睡袋中，惊恐地望着他们。他的胳膊紧紧地搂住一只大狗的脖子，那是一只典型的牛头犬与德国牧羊犬的混血儿。它的喉中仍在低声叫着。“贾森，你抱得太紧了。我得让这人暖和点，我们把冷风都带进来了。”

奥的斯解下那人的背包，把他放进睡袋中，又仔细地压上了两条毯子。那人几乎立刻就睡着了。艾尔夫小心地走上几步，嗅了嗅。“朋友，艾尔夫，是朋友。”奥的斯一边说着，一边搔着这狗的大脑袋。艾尔夫摇着半截尾巴，舔着奥的斯的手。



“你好吗，孩子？”

贾森·鲍格斯，这个来自明尼阿波利斯的十四岁的离家出走者正无精打采地坐在睡袋里，神色黯然。“你回来就好了，那个讨厌的杰克今早又来捏我的大拇指。艾尔夫狠狠地咬了他。他说还要回来杀了艾尔夫。此后，警察就来了。”

“刘易斯·派纽尔？他可是个好人，总是照顾我们。”

“哼，自打他抄去了我的名字便不再是我的朋友了。据说，我继父永远地离开了家，我妈妈就要来接我回去。不论怎样，他没有权力抄走我的名字并通知家里人。”

“不，他有这权力。你才十四岁，前途无量，离家出走不应该是你的生活方式。难道你不想同你妈妈在一起吗？”

“我想她还可以，就是我继父常常揍我。”

“哎，那才应该是你的家。这一阵子，你把妈妈、我和艾尔夫当作了家人，我们也会好好照顾你。但你仔细想一想，贾森，一个孩子需要一个真正的家，而不是一只板条箱。”

“但这对你和妈妈就足够了。”

“这是我们的选择，孩子。这就是我们的生活。除非天气太冷，否则我们不会改变这一切的。冬天，这儿会挤满了朋友，天再冷，我也不不会烧了它来取暖的。恐怕这一切都算不得什么吧。”

贾森摇摇头，笑道：“但你和妈妈总是照顾每个人，奥的斯。”

“还有比这更好的生活方式吗？孩子，这就是我们的命运。好了，现在你躺下再睡一会儿，我得照顾这个病人，今晚会很冷的。”

妈妈的喊声从板条箱外传来，她手里正端着一杯刚煎好，加了糖的药。就这样，一夜中，他们接连唤醒他三次，用快要冻僵了的手给他灌下一些茶，以便让他恢复精力。板条箱外，四下里寒风呼啸。

奥的斯突然间醒来，觉得鼻孔都要被冻住了。阳光从入口处掀起的毯子间洒了进来，满屋的冰霜在阳光中闪闪发亮。那个他从垃圾箱中找到的人正坐在睡袋中，用手揭开毯子，向外张望着。奥的斯重重一哼，翕动着鼻子来清除鼻中的冰霜。这时，那人转过身来，望着他。

“雪停了——天亮了。”

“是的，但现在真正开始冷了。我们的炉子需要更多的燃料。当你睡着的时候，我们已经烧光了所有的报纸。感觉好点了吗？”

“我已经——饥饿——这儿，”那人小心地用手抚着自己的肚子，“多长时间——我在这？”

“两天三夜，”奥的斯说，“你中毒很深，有大概一天的光景我们认为你挺不过来了呢。但妈妈知道她在做什么，我们治病从未失过手。”

“现在，我想吃东西。”那个人平平淡淡地说。

“但愿我能帮上你，但我们只剩下一点麦片了，得把它煮熟，但没有燃料了。”

那人找到身边的背包，打开它，把手伸进去。“你去拿食物——我煮——在这儿。”说着，从袋中拿出一个垒球大小，银闪闪的金属圆球。他拂开地上的一些碎布，小心地将圆球

放入了他的茶杯，并放在板条箱的地板上。而后，又伸手到背包中去找什么了。

奥的斯举起水壶摇了摇，一点声音都没有，“我们的水都冻住了，得有很多燃料才能把它化开。”

“我马上就好，”那人说，“去拿食物来。”他又拿出一个侧面倾斜，底部平坦的金属圆台。并将那个金属球置入其中。然后，他将一个带有螺栓的线圈旋进了球体顶部一个短短的陶瓷接受器之中。

“这是某种煤气炉吗？”奥的斯问道。

“它能煮饭、取暖，很好。”他伸出一只手，“拿水来。”

奥的斯递给他水壶，而后在自己的背包中找到了那袋他已经保存了几个月的麦片，把它递给那个人。“你到这儿来了，那我们在一起了。我叫奥的斯·博茨瓦克，你呢？”

那人没作声，抓住球体侧面一个突起的旋钮，拧了一下。又将螺栓拔出一寸，再一拧，那个线圈马上发出光来。起先是深红色，很快就变为明亮的红色和橙黄色。奥的斯迷恋地盯着它。这时，板条箱内化得到处是水。“喂，你会明白的，如果你不愿告诉我你的名字也行，那么我总得管你叫什么吧。”

“我叫乔吉。”那人说着把水壶放在了发光的线圈上，又拾起那袋麦片，仔细地看了看。

“乔吉，这是个苏联名字。我想，我听出你的口音了。你是刚移民的吧。那么这种寒冷的天气是一样的吗？”

“不是苏联人。”乔吉说。

“噢，”奥的斯说，“也不是个姓，没关系，我不过是好奇

而已，就是这样。我只是想多了解别人，但并不是窥探。来这儿的人都是从什么地方跑出来的，从某些糟透了的地方。但我不想过于好奇。我是说，只要活着，只要让我们活着。”

乔吉深沉地望着他，“你照顾我——我感谢。”

“没什么，”奥的斯说，“都是妈妈干的。”

水汽从水壶盖子下面喷出来，发出尖锐的声音。贾森在睡袋里动了动，艾尔夫正卧在他的头边。“怎么这么热？”

“乔吉带来了一个炉子，贾森，我们正煮麦片呢，来点吗？”

“当然，”男孩说道，“昨天那些饼干早就不顶事儿了。”他在睡袋中坐了起来，艾尔夫趴在他的大腿上。他轻轻地抚着艾尔夫的脑袋，说：“艾尔夫一定也饿了。”

“我们也给它来点麦片，这对狗来讲也是蛮不错的。”

乔吉把半袋麦片倒在一个小盘子里，又从地上拾起几块破布，端起滚烫的水壶，把水倒在盘子里。奥的斯向每人杯中舀了一勺热气腾腾的麦片粥，然后他们就在线圈发出的温暖的光辉中享用着。从头到脚都暖洋洋的，真是一种享受。上一次还是在妈妈来这儿之前，几年前的一个冬天，一个家伙带来个行军灶，大家喝着热酒，都有些飘飘然了。打那以后，奥的斯便不记得有这样的好事了。

他们吃过之后，奥的斯又把剩余的麦片装了一杯。“这是留给妈妈的，”他解释说，“我一会儿就回来。”他爬了出去，手捂着杯口，向妈妈的小屋走了几步，喊道：“妈妈，醒醒，起来吧，我们做好了吃的，是热麦片粥。”

一声愤怒的呐喊打断了他的话，“你什么也别想拿走，查利！我告诉过你离我远点，你又来了，滚开！”